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翠袖玉环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翠袖玉环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翠袖玉环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2.375 印张 1053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6—11

ISBN 7—80605—391—3/I·339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58.00 元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三十五回	双深古洞	(887)
第三十六回	书简暗藏	(912)
第三十七回	两败俱伤	(939)
第三十八回	妙手回春	(964)
第三十九回	宝室藏金钗	(993)
第 四 十 回	玉手搏龙虎	(1017)
第四十一回	苦思良策	(1039)
第四十二回	计困玉朗	(1062)
第四十三回	舍己救人	(1089)
第四十四回	任重道远	(1112)
第四十五回	金顶丹书	(1135)
第四十六回	势难两全	(1160)
第四十七回	移花接木	(1187)
第四十八回	剑拔弩张	(1216)
第四十九回	翠袖玉环	(1250)
第 五 十 回	互结同心	(1297)

第三十五回 双深古洞

王修笑道：“可是关于那蓝家凤的事？”

江晓峰脸上一热，道：“不错，希望老前辈打听一下蓝家凤的安危。”

王修道：“好！我尽力而为，你安心去学那大悲杖法吧。”

两人停下说话，加快脚步，行到藏经阁。

四个中年僧侣，并肩横立，拦住了两人去路。

少林寺中，似是都已对王修十分熟识，齐齐合掌一礼，道：“王施主。”

王修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掌门方丈在吗？”

语声甫落，阁门大开，宏光大师出现在门口，道：“两位请进吧！”

四僧闪开去路，王修和江晓峰步入阁中。

王修目光转动，只见天音、天禅，手中各执着一柄戒刀，但却作杖法练习，全神贯注，竟不知有人进入阁中。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暂时退去，大师可安心传授他们杖法。如有事故，在下自然会通知大师的。”

言罢，抱拳一礼，退出了藏经阁。

宏光大师也不挽留，掩上阁门，低声对江晓峰道：“江少侠还记得几招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记得不够详尽……”

宏光大师接道：“这本来是一门极为繁重的武功，你能记上一二招，那已算才气过人了。”

江晓峰微微一笑，也不辩驳。

宏光大师立时开始传授。

两日时间，匆匆而过。

江晓峰第一天，已然把全套杖法学会，但他不愿太露锋芒，仍然跟着练习。

第三天午时，王修依约而至。

宏光大师早已得王修说明，也未挽留江晓峰，合掌送出藏经阁，就未再送。

原来，天禅和天音大师，练习那大悲杖法，正值紧要关头，不能有所失误。

江晓峰急行两步，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王修接道：“咱们走吧……”放步向外行去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蓝天义全军撤走，蓝家凤受着极为严密的保护，她似很重要，大约不会被害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那蓝天义还是个很讲信约的人了。”

王修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蓝天义很讲信约，而是那位蓝姑娘的手法，迫的蓝天义非要撤走不可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说的如此武断，定然是推算有据，但不知那位蓝姑娘用的什么手法？”

王修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不知道。不过，那定然是一桩十分重大的事了。”

江晓峰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照老前辈的看法，蓝姑娘是决无危险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也许那是蓝夫人留给女儿自保的谋略。如若她没有留下保护女儿的谋略，我想他不会放心的死去。”

江晓峰不再多言，但神情之间，却仍有着很深的忧虑之色。

王修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少侠尽管放心，在下愿作保证：如

若蓝家凤有了什么意外不幸，在下就断舌断手……”

江晓峰急急接道：“老前辈言重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人已行出少林寺。

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中年人，站在寺外，正自凝目沉思。

王修道：“江少侠能认出他是谁吗？”江晓峰仔细看去，只觉那人有些面善，但一时想不起来，直待瞧到他左手断指，心中才恍然大悟，道：“青萍子。”

王修道：“正是青萍子道长，在下劝他改装易容，以掩耳目。”

青萍子回目一顾两人，道：“王兄说服了兄弟换着俗装，但贫道已立下誓愿，如若不能光复武当门户，我这一生就不再重穿道装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道长有此心愿，在下极感佩服。在下愿尽我之力，助道长一臂之力。”

王修道：“咱们该动身了，前面也许还有人在等咱们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王修道：“到时间，两位就知道了。”

当先向前行去。

江晓峰、青萍子等鱼贯追在身后，行约数里，到了一株大松树下。

王修停下脚步，回顾一眼，道：“两位来了吗？”

但闻树上枝叶密茂之处，有人应道：“我们来了很久啦。”

只见人影闪动，两个身着青布衣裤的少女，由树上跃落实地。

江晓峰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少女青布包头，身佩宝剑，正是六燕、七燕，不禁一证道：“是两位姑娘……”

他叫出了两位姑娘，却又想不出下面该说些什么，一时接不上话。

王修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蓝姑娘解了两位姑娘身上的禁制，使她们神智尽复，已经有了辨别是非之能。而且蓝姑娘早已在六燕姑娘身上留书，劝他们弃邪归正。两位燕姑娘，阅过留书之后，回想过去的经历，有如经历了一场恶梦，因此，决心和我等合作。不过，两位姑娘有一条件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王修道：“两位燕姑娘怀念故旧，想到了另外五位姊姊们身受之苦，要我们帮她们救助五位姊姊脱险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咱们是义不容辞。”

六燕、七燕，齐齐欠身作礼道：“多谢江少侠。”

江晓峰急急还礼，道：“两位姑娘不用多礼，在下当全力以赴。不过，两位叛离天道教后，只怕蓝天义警惕之心，你们那五位姊姊，不知可会受到伤害？”

六燕道：“所以，我们两人要改扮形貌，只要能不让蓝天义知晓我们姊妹生死，不让天道教中人知道我们的身份，那就可以了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对！两位姑娘若改扮一下，那就天衣无缝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我已为两位带来了衣服，两位挽起头发，改扮成两个男童，说话时小心一些，那就可保天衣无缝了。”

说完，取出衣服，交与二女。

二女接过衣服，转身行入道旁草丛之中。

王修道：“她们都是蓝天义偷窃而来，根本不知自己的身世，父母何人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蓝天义连不解人事的幼童，也不肯放过，当真是罪大恶极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唉！十几年前，他已经有了准备，不择手段的找了一些资质很好的婴儿把他们收集在一起，十二剑童、十二飞龙童女，再加七燕姊妹，都是这样偷盗而来的才慧婴儿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蓝天义偷了人家的儿女，不知他如何对付那些婴儿的父母？”

这时，六燕、七燕，已然更过衣服，由草丛中行了出来。

王修不愿触及二女的伤疼，急急说道：“咱们要上路了。”

几人立刻就道，向武当山上赶去。

两位燕姑娘，神智清明之后，也恢复了女人特有的文静，一路上甚少说话。

一路无阻，这日，天色黄昏时分，已到了武当山下。

王修抬头瞧了那半没在晚霞云气中的山峰，道：“青萍兄，贵派归入天道教后，三元观中是否还留的有道侣？”

青萍子道：“当时，我们谈好了归入天道教的条件是，武当山仍归我武当派所有，留下了部分弟子守护，天道教中人不能侵犯。但那蓝天义是否会遵守约言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青萍兄是否要先行到三元观中瞧瞧情形呢？”

青萍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王兄对此，有何高见呢。”

王修道：“以在下之见，咱们的行踪，愈是隐秘愈好……”

青萍子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王兄顾虑甚是，在下虽有回观一看的用心，那也只好暂时按下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青萍兄能顾及大局，那是最好。去那密洞之路，不知是否要经过三元观才能到达？”

青萍子摇摇头，道：“那密洞之事，本派中极少人知晓，而且僻处后山，但如不经三元观，那就要爬过一段险坡，和一道深谷。”

王修道：“青萍兄路径熟悉，想想看，那段险坡，人是否能够越渡？”

青萍子道：“就在下的武功而言，必需要借重外物，始能越渡。”

王修道：“那就成了。趁天色还未全黑，咱们借月光越渡深

谷和峭壁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在下带路。”

他自幼生长在三元观，山前山后的地形，知悉甚详，带着几人绕过到后山。

这是一段很艰苦的行程，越山登岭，足足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才到后山。

这时，天色已近二更，半轮明月，已然高高升起。

青萍子指着前面一座高峰，道：“要翻过那座山峰，但峰前百丈左右处，有一道深谷，要先越过这深谷，才能到达峰前。”

王修道：“咱们就在此地休息一下，然后设法越渡深谷。”

五人盘膝坐息约一个更次，恢复了大部分体能，起身行近谷边。

低头看去，但见谷中一片阴暗，月光下云气沉沉，瞧不出谷中形势。

青萍子道：“谷间石壁光滑，手足难留，必须要借绳索之物。”

王修道：“在下早已想到，两位燕姑娘的衣服，撕成布条，可以结成一条长索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好！在下先下。”

王修结成布索，青萍子先行下入谷中，紧接着二燕姊妹，江晓峰等相继而下。

越过深谷，攀过绝峰，饶是几人都有着深厚的功力，也都累的不住喘气。

这座山峰，高插云霄，为环绕三元观附近的最高的一座山峰。

登峰下望，隐隐可见三元观中的灯火。

青萍子望着峰下的三元观，默然良久，唏嘘一叹，道：“那密洞就在这山峰之后，不过，贫道从未从后山走过，夜暗之间，

找起来，只怕不太容易。”

王修道：“咱们在峰下休息一阵，天亮之后，再找不迟。”

青萍子说道：“观中灯火依旧，似是没有多大的改变。”

江晓峰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去找密洞，了然内情之后，在下愿奉陪道长到三元观中一行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唉！这要听王兄的意见了，回观一行，如果有害大局，那也不必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到时间，在下想个法子，使二位进入三元观中一行，亦可不露马脚。”

江晓峰、青萍子，都知晓他的能耐，出口之言，必然胸有成竹。

青萍子回顾了王修和江晓峰一眼，道：“多谢两位了。”

江晓峰取出身上藏图，道：“原物还故主，这幅图也许对你记忆上有些帮助。”

青萍子接过绢图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在前面带路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江晓峰回顾了王修一眼，紧追在青萍子身后而行，王修带着二燕走在后面，一面行路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两位姑娘可要休息一下？”

六燕摇头道：“我们并不觉得很累。”

王修心中暗道：“这一路日夜兼程，越谷登峰，纵然是武功很高的人，也难免有困乏之感，这两位丫头，竟是全无倦意，蓝天义训练这一批童男童女，倒是费了一番心血。”

只听七燕低声说道：“六姊，咱们想的事情，是不是要告诉王老前辈？”

六燕道：“不用太急嘛，咱们想的并不具体，只不过是想到而已。等王老前辈有空时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”

王修道：“山高路险，月色朦胧，两位要小心一些了。”

这时，青萍子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流目四顾。

显然，他正在用心分辨方位。

良久之后，忽听青萍子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应该是这里啊！”

话落口，人已转身向前奔去。

王修江晓峰鱼贯相随，越过一条小溪，穿过一道狭谷，到了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壁之下。

青萍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到了。”

江晓峰四顾了一眼，只见怪石突起，有如条条石柱，分布四周，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。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走！咱们先到那洞中瞧瞧，希望它没有变化才好。”

带几人穿过嶙峋怪石，又攀登十余丈峭壁，才到了一座仅可容一人爬行而入的洞口前面。

青萍子四下一顾，道：“就是这里。”屈下双膝，当先爬行而入。

江晓峰皱皱眉道，暗道：这是什么地方？……

心中念头转动时，六燕、七燕已然紧随在青萍子身后，爬行入洞。

王修微微一笑，紧随二女入洞。

江晓峰也只好屈下双膝，爬入洞中。

洞中本已黑暗，夜晚间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。

但江晓峰的感觉之中，觉出这深入山腹的石洞，愈来愈是高大。

果然，耳际间响起了青萍子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可以站起来了。”

但见火光一闪，王修晃燃了一个火摺子。

火光下洞中情形，清晰可见。

几人停身之处，已然高可愈丈。

但奇怪的是，这座山洞，已到了尽处，除了入口之处外，三面都是石壁。

青萍子行到一处壁角，用手一推道：“在下留此，替诸位守卫，诸位可以进去了。”

江晓峰抬头看去，只见青萍子手推之处，开了一扇门户。

敢情这石洞之中，还有暗门。

江晓峰道：“道长为什么不进去呢？”

青萍子道：“因为，这座石门之上，留有我们上二代掌门人的旨谕，凡我武当门下弟子，都不得入内。”

江晓峰行近石门望去，果见石面上刻着：武当弟子，不得擅入。

下面的署名，已然破损，江晓峰只能瞧到“上人”两个字，已然瞧不出上面写的什么？

王修道：“道长进过这扇石门吗？”

青萍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我们武当门中，戒规之严，不在少林寺门规之下。这石门之上，既有我们上两代掌门人留下的旨谕，贫道当然不敢轻入了。”

王修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江少侠，请在此稍候，在下先进去瞧瞧。”

这时，王修手中的火摺子，一闪而熄。

洞中，又恢复了黑暗，但听得青萍子的声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王兄，这洞中可能有着潜伏的凶险。”

王修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要一个人先进去瞧瞧。武当派崛起江湖，风头极健，一度有压倒少林派的声势。后来，虽然稍有不振，但和少林一直并称。百年来，江湖上的正义，均赖贵派和少林派在维持。前两代贵派中人，突然间又出了两位杰出的掌门人，又使武当声势一振，那人似乎叫指尘上人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不错，王兄对我们武当派的事，倒是清楚得

很。”

王修笑道：“兄弟这神算子的称呼，也不能让人白叫啊！江湖上各大门派中事，我王某虽然不敢说全部知晓，但大部分我都知道一些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贵派指尘上人，才绝一代，奇怪的是，他在江湖上出现不足二十年，忽然失踪不见，很久之后，才传出他物化的消息。适才兄弟看到这石门上的留名，大约是指尘上人了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不错，本门中对他老人家，极为尊重，所以，对他的留谕，不敢稍有违犯。”

王修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这就是啦，在下进了此门，快则半个时辰，至迟两个时辰，必有消息传了来。如是我在两个时辰之后，不见复出，诸位最好也不用再行涉险进去查看了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慢着。在下和老前辈一起进去，万一遇上了什么危险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青萍子道：“石洞有凶险，虽是在下的猜测之词，但并非全无可能。王兄一人进洞，万一遇上变故确然应付不易，有江少侠同行，合力拒敌，自然好多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好！江少侠请走在后面，在下开路。”侧身行入洞中。

江晓峰紧随王修身后而入。

行不过三尺，就嗅到一股古怪的气味。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，这是什么气味？”

王修道：“这座山洞不通风，似乎是一股腐霉的味道。”

语声一顿，道：“我身上还有三枚火摺子，估算一枚燃烧的时间，大约一盏茶时光，咱们要省一点用。”

江晓峰凝目望去，只见一片幽暗，目光所见，不过三尺左右。

但闻王修接道：“江少侠，这座石洞之中，如若有什么隐秘，也和那指尘上人有关……”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何以会有此感觉呢？”

王修道：“那指尘上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突然失踪，几年后才传出他物化的消息，但江湖上从未发现过他有什么遗物，在下为此花了很多工夫，一直未找出一点蛛丝马迹。刚才由青萍子口中证实那是指尘上人的遗笔，因此，在下想到，这密洞定然和指尘上人有关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王修道：“如若我的推断不错，咱们此番必有很丰富的收获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又向前行去。

又深入两丈左右，到了一处岔道所在，但闻轻微的叮叮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王修倾耳听了一阵，道：“似是水声。”

两人行入右边岔道，两丈之后，突感脚上一凉。敢情石道之中，竟有积水。

王修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如若有人在水中下了毒，不论何等聪明的人，也无法逃过中毒之危。”

江晓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说指尘上人？”

王修不理江晓峰的问话，人也停下脚步，停了一会，道：“唉！不用担心了，这水是活水，就算在水中下的有毒，经长年累月的排泄，在水中也不会留存了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但觉水势愈来愈深，过膝及腹，不大工夫，水已及胸。

王修右手举着油布包好的火摺子，右手一晃，又燃了一枚火摺子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停身处的石道，宽约三尺，愈往里面，石道

愈宽，目力所及处，石道已宽过丈五，水波荡漾，水色碧绿，似是越往里面走，水势愈深。这时，那叮叮之声，更加清晰，似乎是山腹中有一道细小的山泉，因年月过久，积成了这一道深水。

王修打量过水道形势，说道：“这水道有一处排出的地方，所以，虽然年代久远，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水量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造物神奇，不可思议。如是这重山坚壁之中，没有一种排水所在，这座石洞，早已到处积水，青萍子也不会带咱们来此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江少侠，认为这石道中积水，是天然形成的吗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难道会有人在山腹之中，凿出一条水道来？”

王修道：“不错，只是他选择了一个天然地形。如若这石道中的积水，出于天然景象，那么该有千万年了，纵有小泉，亦已被水冲破，岂会是此刻这等形势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照老前辈说法，是有人故意引水至此了，那么他的用心何在呢？”

王修道：“阻止人进去，见此积水，大部分人，都会望而止步，退出石洞了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他阻止旁人进去，是有原因了。”

王修道：“我们先确定这石道中的积水，是人工引来，再推想他的用心，是阻止旁人进入，就可得了一个结论：这石道尽处；定然藏着一桩隐秘，不欲旁人瞧到、取得。”

江晓峰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推断有理。”

王修道：“目下，只有一个困难了，这石道中水有多深，此刻水已过胸，如若咱们再向里面走，水势可能更深。那安排这积水的人，真如存心断绝别人进入，他尽可毁去水道后面存放的隐秘，但他不作此想，却又费尽心机，布置了这样一座水道来阻人进入，算起他的用心，并非是绝对不准人发觉那桩隐秘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言外之意，那是说咱们再往前走，也不